

文章辨體卷之四十九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墓誌 墓記 埋銘

劉先生夫人墓誌

梁任彦升

此誌載昭明文選有銘辭無序後昌黎亦有此體
既稱萊婦亦曰鴻妻復有令德一與之齊實佐君子簪蒿杖藜
欣欣負載在冀之畦居室有行亟聞義讓稟訓丹陽弘風丞相
籍甚二門風流遠尚肇允才淑閭德斯諒燕沒鄭鄉寂寥楊冢
參差孔對毫末成拱輒啓荒埏長肩幽隴夫貴妻尊匪爵而重
貞曜先生墓誌
唐韓退之

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己亥貞曜先生孟氏卒無子其配
鄭氏以告愈走位哭且召張籍會吳明日使以錢如東都供葬
事諸嘗與往來者咸來哭弔韓氏遂以書告興元尹故相餘慶

閏月樊宗師使來平告葬期徵銘愈哭曰嗚呼吾尚忍銘吾友也夫興元人以幣如孟氏賻且來商家事樊子使來速銘曰不則無以掩諸幽乃序而銘之先生諱郊字東野父庭玠娶裴氏女而選爲岷山尉生先生及二季鄴郢而卒先生生六七年端序則見長而愈騫溼而揉之內外完好色夷氣清可畏而親及其爲詩剡目鉞心刃迎縷解鉤章棘句拍擢胃腎神施鬼設聞見層出唯其太翫於詞而與世抹殺人皆劫劫我獨有餘有以後時開先生者曰吾既擠而與之矣其猶足存邪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既得即去間四年又來命選爲溧陽尉迎侍溧上去尉二年而故相鄭公尹河南奏爲水陸運從事試協律郎親拜其母於門內母卒五年而鄭公以節領興元軍奏爲其軍叅謀試大理評事挈其妻行之興元次于閬鄉暴疾卒年六十四買棺以斂以二人輿歸鄴郢皆在江南

十月庚申樊子合凡贈賻而葬之洛陽東其先父墓在以餘財附其家而供祀將葬張籍曰先生揭德振華於古有光賢者故事有易名況士哉如曰貞曜先生則姓名字幸有載不待講說而明皆曰然遂用之初先生所與俱學同姓簡於世次爲叔父由給事中觀察浙東曰生吾不能舉死吾知恤其家銘曰於戲貞曜維執不猗維出不訾維卒不施以昌其詩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君諱適姓王氏好讀書懷奇負氣不肯隨人後舉選見功業有道路可指取有名節可以夙契致困於無資地不能自出乃以干諸公貴人借助聲勢諸公貴人既志得皆樂熟軟媚耳目者不喜聞生語一見輒戒門以絕上初即位以四科募天下士君笑曰此非吾時邪即提所作書錄道歌吟趨直言試既至對語驚人

告曰天下奇男子王適願見將軍白事一見語合意往來門下
盧從史既節度昭義軍張甚奴視法度士欲聞無顧息大語有
以君生平告者即遣客鉤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謝客李
將軍由是待益厚奏爲其衛曹參軍充引駕仗判官盡用其
言將軍遷帥鳳翔君隨往改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觀察判
官擢圻爬痒民獲蘇醒居歲餘如有所不樂一旦載妻子入闕
鄉南山不顧中書舍人王涯獨孤郁吏部郎中張惟素比部郎
中韓愈日發書問訊顧不可強起不即薦明年九月疾病與醫
京師某月某日卒年四十四十一月某日即葬京城西南長安
縣界中曾祖爽洪州武寧令祖徵右衛騎曹參軍父嵩蘇州崑
山丞妻上谷侯氏處士高如高固奇士自方回衛太師世莫能
用吾言再試吏再怒去發狂投江水初處士將嫁其女徵曰吾
以齟齬窮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君曰吾求婦氏久

矣唯此翁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以失即謾謂媒姬吾明經
及第且選即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許我請進白金爲姬
謝諾許白翁翁曰誠官人邪取文書來君計窮吐實姬曰無若
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書粗若告身者我神以往翁見未
必取眎幸而聽我行其謀翁望見文書衒袖果信不疑曰是矣
以女與王氏生三子一男二女男三歲夭死長女嫁亳州永城
尉姚佺其季始十歲銘曰
鼎也不可以柱車馬也不可使守閭佩玉長裾不利走趨祇繫
其逢不繫巧愚不諧其須有銜不祛鑽石埋辭以列幽墟

柳子厚墓誌銘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爲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會伯祖奭爲
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
毋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

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爲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子厚少
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蘄然
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儁
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疎厲風發率常屈其座
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
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
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未至又例貶州司馬居
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爲深博無涯泐而自肆
於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
州既至嘆曰是豈不足爲政邪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
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伴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
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
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

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愚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階穿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媿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

省時自待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
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
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
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辯之者子厚
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
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
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
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槩立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
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順
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
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唐正議大夫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

孔子之後三十八世有孫曰幾字君嚴事唐爲尚書左丞年七十三三上書去官天子以爲禮部尚書祿之終身而不敢煩以政吏部侍郎韓愈常能其能謂曰公尚壯上三畱奚去之果曰吾敢要君吾年至一宜去吾爲左丞不能進退郎官唯相之爲二宜去愈又曰古之老於鄉者將自佚非自苦閭井田宅具在親戚之不仕與倦而歸者不在東阡在北陌可杖屨來往也今異於是公誰與居且公雖貴而無畱資何恃而歸曰吾負二宜去尚奚顧子言愈回嘆曰公於是乎賢遠於人明日奏疏曰臣與孔幾同在南省數與相見幾爲人守節清苦論議正平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幾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求不留自助也不報明年長慶四年正月己未公年七十四告薨於家贈兵部尚書公始以進士佐三府官至殿中侍御史元和元年以大理正徵累遷江州刺

史諫議大夫事有害於正者無所不言加皇太子侍讀改給事中言京兆尹阿縱罪人詔奪京兆尹三月之俸權知尚書右丞明年拜右丞改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海蟲淡菜蛤蚶可食之屬自海抵京師道路水陸逾夫積功歲爲四十三萬六千人奏疏罷之下邳令答外按小兒繫御史獄公上疏理之詔釋下邳令而以華州刺史爲大理卿十二年自國子祭酒拜御史大夫嶺南節度等使約以取足境內諸州負錢至二百萬悉放不收蕃舶之至泊步有下碇之稅始至有閔貨之燕犀珠磊落賄及僕隸公皆罷之絕海之商有死于吾地者官藏其貨滿三月無妻子之請者盡沒之公曰海道以年計往復何月之拘苟有驗者悉推與之無筭遠近厚守宰俸而嚴其法嶺南以口爲貨其荒阻處父子相縛爲奴公一禁之有隨公吏得無名兒蓄不言官有訟者公召殺之山谷諸黃世自聚爲豪官吏厚薄緩急或

叛或從容桂二管利其虜掠請合兵討之冀一有功有所指取
當是時天子以武定淮西河南北用事者以破諸黃爲類向意
助之公屢言遠人急之則惜性命相屯聚爲寇緩之則自相怨
恨而散此禽獸耳但可自計利害不足與論是非天子入先言
遂歛兵江西岳鄂湖南嶺南會容桂之吏以討之被霧露毒相
枕藉死百無一還安南乘勢殺都護李象古桂將裴行立容將
楊旻皆無功數月自死嶺南翬然祠部歲下廣州祭南海廟廟
入海口爲州者皆憚之不自奉事常稱疾命從事自代唯公歲
常自行官吏刻石爲詩美之十五年遷尚書吏部侍郎公之北
歸不載南物奴婢之籍不增一人長慶元年改右散騎常侍二
年而爲尚書左丞曾祖諱務本滄州東光令祖諱如珪海州司
戶參軍贈尚書工部郎中皇考諱岑父秘書省著作佐郎贈尚
書左僕射公夫人京兆韋氏父和大理評事有四子長曰溫質

四門博士遵孺遵憲溫裕皆明經女子長嫁中書舍人平陽路
隋其季者幼公之昆弟五人載戢戢戰公於次爲第二公之薨
戢自湖南入爲少府監其年八月甲申戢與公子葬公于河南
河陰廣武原先公僕射墓之左銘曰
孔世卅八吾見其孫白而長身寡笑與言其尚類也莫與之倫
德則多有請考于文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

迂齋云叙事有法辭極簡嚴而意味深長結尾感
悼之意見於言外三世皆有故舊故其言如此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少府監贈太子少傅
諱暢之子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四年五轉而至
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始余初冠應進士
貢在京師窮不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於馬前王聞而憐

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主軫其寒飢賜食與衣召二子使爲之
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姆抱幼子立側眉
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當是時見王於北亭
猶高山深林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
鵠停峙能守其業者也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芽稱
其家兒也後四五年吾成進士去而東遊哭北平王於客舍後
十五六年吾爲尚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少傅卒哭之又
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嗚呼吾未耄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
哭其祖子孫三世子人世何如也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
何也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歐陽公云退之爲紹述墓誌便似樊文其始出於
史記相如傳絕似相如之文惟其過之故兼之也

樊紹述既卒且葬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有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卷表牋狀策書序傳記紀志說論今文讚銘凡二百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一十九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已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含地負放恣橫從無所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生而其家貴富長而不有其藏一錢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是也皆應曰然無不意滿嘗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還言某師不治罷之以此出爲綿州刺史一年徵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絳州綿絳之人至今皆曰於我有德以爲諫議大夫命且不遂病以卒年若干紹述諱宗師父諱倬嘗帥襄陽江陵官至右僕射贈某官祖某官諱沫自祖及紹述三世皆以軍謀堪將

師策上第以進紹述無所不學於辭於聲大得也在衆若無能者嘗與觀樂問曰何如曰後當然已而果然銘曰
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徂聖伏道絕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

故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張君名徹字某以進士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慶元年今牛宰相爲御史中丞奏君名迹中御史選詔即以爲御史其府惜不敢留遣之而密奏幽州將父子繼續不廷選且久今新牧臣又始至孤怯須強佐乃濟發半道有詔以君還之仍遷殿中侍御史加賜朱衣銀魚至數日軍亂怨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囚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毋侮辱轢蹙我事無庸殺置之帥所居月餘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土人上使

至可因請見自辨幸得脫免歸即推門求出守者以告其魁魁
與其徒皆駭曰必張御史張御史忠義必爲其帥告此餘人不
如遷之別館即與衆出君君出門罵衆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
濟斬東市昨日李師道斬於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
餒狗鼠鴟鴞汝何敢反汝何敢反行且罵衆畏惡其言不忍聞
且虞生變即擊君以死君抵死口不絕罵衆皆曰義士義士或
收瘞之以俟事聞天子壯之贈給事中其友侯雲長佐鄆使請
於其帥馬僕射爲之選於軍中得故與君相知張恭李元實者
使以幣請之范陽范陽人義而歸之以聞詔所在給船輿博歸
其家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四月某日其妻子以君之喪葬于
某州某所君弟復亦進士佐汴宋得疾變易喪心驚惑不常君
得聞即自視衣襦薄厚節其飲食而七筋進養之禁其家無敢
高語出聲醫餌之藥其物多空青雄黃諸竒怪物劑錢至十數

萬營治勤劇皆自君手不假之人家貧無妻子常有飢色祖某某
官父某某官妻韓氏禮部郎中某之孫汴州開封尉某之女於
余爲叔父孫女君常從余學選於諸生而嫁與之考順祗修羣
女效其所爲男若下人曰某女子曰某銘曰
嗚呼徹也世慕顧以行子揭揭也噫嗚以爲生子獨割也爲彼
不清作玉雪也仁義以爲兵用不缺折也知死不失名得猛厲
也自申于闇明莫之奪也我銘以貞之不育者之咀也

李元賓墓銘

李觀字元賓其先隴西人也始來自江之東年二十四舉進士
三年登士第又舉博學宏辭得太子校書一年年二十九客死
于京師既歛之三日友人博陵崔弘禮葬之于國東門之外七
里鄉曰慶義原曰高原友人韓愈書石以志之辭曰
已庠元賓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天也者吾不知其所惡生而

不淑孰謂其壽死而不朽孰謂之夭已虜元賓才高乎當世而
行出手古人已虜元賓竟何爲哉竟何爲哉

施先生墓銘

貞元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太學博士施先生士丐卒其寮太原
郭伉買石誌其墓昌黎韓愈爲之辭曰

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
經考疑者繼於門太學生習毛鄭詩春秋左氏傳者皆其弟子
貴游之子弟時先生之說二經來太學帖帖坐諸生下恐不卒
得聞先生死二經生喪其師仕於學者亡其朋故自賢士大夫
老師宿儒新進小生聞先生之死哭泣相弔歸衣服貨財先生
年六十九在太學者十九年由四門助教爲太學助教由助教
爲博士太學秩滿當去諸生輒拜䟽乞留或留或遷凡十九年
不離太學祖曰旭表州宜春尉父曰諾豪州定遠丞妻曰太原

王氏先生卒子曰友直明州鄉縣主簿曰友諒太廟齋郎系
曰先生之祖氏自施父其後施常事孔子以彰讎爲博士遷爲太
尉太尉之孫始爲吳人曰然曰續亦載其跡先生之與公車是
召纂序前聞于光有耀古聖人言其旨密微箋注分羅顛倒是
非聞先生講論如客得歸卑讓肫肫出言孔揚今其死矣誰嗣
爲宗縣曰萬年原曰神禾高四尺者先生墓邪

試大理評事胡君墓銘

胡之氏別於陳明允先河東人世勤固戴厥身籍文譜進連倫
惟明允加武資力牛虎柔不持吏夏陽有施爲去平陽民思悲
河東士河陸原宜茲人肖厚完五十七不足年孤兒啼死下官
母弟證秩大夫撫君遺哭泣書友韓愈司馬徒作後銘系序初
故襄陽丞趙君墓誌

柳子厚

貞元十八年月日天水趙公稔年四十二客死于柳州官爲歛

葬于城北之野元和十三年孤來章始壯自襄州徒行求其葬
不得徵書而名其人皆死無能知者來章自哭于野凡十九日
唯人事之窮則庶於卜筮五月甲辰卜秦謝兆之曰金食其墨
而火以貴其墓直丑在道之右南有貴神冢土是守乙巳于野
宜遇西人深目而髯其得實因七日祭之乃覩其神明日求諸
野有叟荷杖而東者問之曰是故趙丞兒耶吾爲曹信是邇吾
墓噫今則爽矣直社之北二百舉武吾爲子絕焉辛亥啓土有
木焉啓之緋衣緞衾凡自家之物皆在州之人皆爲出涕誠來
章之孝神付是叟以與龜偶不然其協焉如此哉六月某日就
道月日葬于汝州龍城縣其城之原夫人河南源氏先汝而祔
之矜之父曰漸南鄭尉祖曰倩之鄆州司馬曾祖曰弘安金紫
光祿大夫國子祭酒始矜由明經爲舞陽主簿蔡帥反犯難來
歸擢授襄城主簿賜緋魚袋後爲襄陽丞其墓自曾祖以下皆

以茲丘之勝致之澧鎬鄴杜則貴游之士爭買有日增千金而
愈不可得今弃是州也農夫漁夫過而陋之賈三四百連歲不能
售而我與深源克已獨喜得之是其果有獲乎書於石所以賀
茲丘之遭也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伐竹
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泉石以爲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爲坻
爲嶼爲嵒爲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
頭皆若空遊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
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
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
凄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遊
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已秦壹

袁家渴記

由耕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鈿鈿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其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爲渴音若衣褐之褐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厠曲折平者深黑浹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栝石楠榿檣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轆轤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葍衆草紛紅駭綠蒼勁香氣衝濤旋瀨退貯谿谷搖颺葳蕤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求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景之文也意義格力無取焉陵遲至梁陳淫艷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又宋齊之所不取唐興學官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書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爲律詩由是而後文變之體極焉而又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效齊梁則不逮於晉魏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於骨格不存閑暇則纖穠莫備至於子美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靡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矣如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尚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爲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已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况堂奧乎余嘗欲條析其文

體別相附與來者爲之準病懶未就爾適子美之孫嗣業啓子美之柩襄祔偃師途次于荆楚雅知余愛言其大父之爲文祈余爲誌辭不可絕余因系其官閑而銘其卒葬云系曰晉當陽侯杜氏下十世而生依藝令家於鞏依藝生審言審言善詩官至膳部員外郎審言生閑閑生甫爲奉天令甫字子美天寶中獻三大禮賦明皇奇之命宰相試文文善授率府曹屬京師亂步謁行在授左拾遺以直言失官出爲華州司功尋遷京兆功曹劍南節度使嚴武拔爲工部員外參謀軍事旋又棄其官扁舟下荆楚間竟以寓卒旅殯岳陽享年五十有九夫人弘農楊氏女父曰司農少卿怡四十九年終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歿命其子嗣業以家貧無以給喪收拾乞丐焦勞晝夜去子美歿後餘四十年然後卒先人之志亦足爲難矣銘曰

惟元和之癸巳粵某月某日之佳辰合窆我杜子美於首陽之

山前嗚呼千歲而下曰此文先生之古墳

徐文質墓誌銘

宋穆伯長

進士徐孝山喪其父以其友張道卿所錄父事來請曰孝山未
即殞生尚惟喪事不可緩下葬以某日日且迫敢託銘於先生
用刻而納之以光永幽窆予閱其始卒乃謂曰是葬也蓋得禮
矣今貴家富族將葬必惑葬師說拘以歲月畏忌遺禮過時久
不克葬者多矣生能葬以其道正合士禮踰月之制安得拒而
勿銘也君諱文質字處中其先祖父嘗寓藉并土之文水逮君
之考偕為晉人考生未處而孤教育于季父會朝廷以兵取太
原徙并民處之京輔考於時至京師遂家焉游太學為生徒治
春秋經傳前後四舉有司竟不及祿而終并俗剛厚而勤嗇能
自節損以立衣食諸來徙之戶初雖貧極者居久皆為富室矧
其宿有齋者故考亦用是而殖其家考之沒貽其規法於君君

於此益爲之善守也初君亦嘗授經於儒官馬龜符有墓仕進
心至親之喪顧無疆子弟可任懼覆先人遺業因刻力事生非
慶吊大事不出門如此者益有年天聖八年適五十忽得疾醫
累月弗愈以是年七月日卒君凡四娶四男五女長子孝山次
景山德山皆未及娶五女子亦幼在室孝山謀葬得其年八月
之日藏君於東京之祥符縣開封鄉先墓之次斯實禮也銘曰
惟古之葬等殺異宜日月有數舉無越斯末代不然惑於葬師
陰陽拘忌率常過時其孰警此伊徐氏子以時而葬順禮之軌
既合既祔有銘有紀如君之藏民亦鮮矣

孫明復墓誌銘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退居
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
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生年逾四十家貧不娶季丞相

迪將以其弟之女妻之先生疑焉介與羣弟子進曰公卿不
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
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爲人剛
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
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既素高此兩人
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嘆嗟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
見稱於士大夫其後介爲學官語于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
而未得其方也慶曆二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學士富弼
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嘗召見邇
英閣說書將以爲侍講而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
年徐州人孔直温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
監處州商稅徙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簽署應天府判官
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上言孫某行爲世法

經爲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爲國子監直講居三歲以嘉祐
二年七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
在太學時爲大理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喪惻
然予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士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吊哭賻
治其喪於是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先生於鄆州須城縣盧泉鄉
之北扈原先生治春秋不惑傳註不爲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
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
之本義爲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天子選書吏給紙筆
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錄之藏于祕閣先
生一子大年尚幼銘曰

聖人既歿經更焚逃藏脫亂僅傳存衆說乘之汨其原怪迂百
出雜僞真後生率卑習前聞倡欲患之寡攻羣往往止燎以膏
薪有勇夫子闢浮雲刮磨蔽蝕相吐吞日月卒復光破昏博哉

功利無窮垠有考其不仕斯文

黃夢升墓誌銘

予友黃君夢升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寧其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皆不仕黃氏世爲江南大族自其祖父以來樂以家貲賑鄉里多聚書以招四方之士夢升兄弟皆好學尤以文章意氣自豪予少家隨夢升從其兄茂宗官于隨予爲童子立諸兄側見夢升年十七八眉目明秀善飲酒談笑予雖幼心已獨竒夢升後七年予與夢升偕舉進士於京師夢升得兩科初任興國軍未與主簿怏怏不得志以疾去久之復調江陵府公安主簿時予謫夷陵令遇之于江陵夢升顏色憔悴初不可識久而握手噓噓相飲以酒夜醉起舞歌呼大噓予益悲夢升志雖衰而少時意氣尚在也後二年予徙乾德令夢升復調南陽主簿又遇之于鄧間問其平生所爲文章幾何夢升慨然

嘆曰吾已諱之矣窮達有命非世之人不知我我羞道於世人也求之不肯出遂飲之酒復大醉起舞歌呼因笑曰子知我者乃肯出其文讀之博辯雄偉其意氣奔放猶不可禦予又益悲夢升志雖困而獨其文章未衰也是時謝希深出守鄧州尤喜稱道天下士予因手書夢升文一通欲以示希深未及而希深卒予亦去鄧後之守鄧者皆俗吏不復知夢升夢升素剛不苟合負其所有常怏怏無所施卒亦不得志死于南陽夢升韓注以寶元二年四月某日卒享年四十有二其平生所爲文曰破碎集公安集南陽集凡若干卷娶潘氏生四男二女將以某年某月日葬于董坊之先塋其弟渭泣而來告曰吾兄患世之莫吾知孰可爲其銘予素悲夢升者因爲之銘曰

予嘗讀夢升文至於哭其兄子庠之詞日子之文章雷激雷震雨雹忽止聞然泐泐未嘗不詭誦嘆息而不已嗟夫夢升曾

不及岸。不震不驚。鬱塞埋藏。孰予其有不使其施。吾不知所歸。答徒爲夢升而悲。

蘇子美墓誌銘

故湖州長史蘇君有賢妻杜氏。自君之喪。布衣蔬食。居數歲。提君之孤子欽。其平生文章。盡走南京。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於生。猶可伸於死。其父太子太師。以告於予。予爲集次其文而序之。以著君之大節。與其所以屈伸得失。以深誚世之君子。當爲國家樂育賢材者。且悲君之不幸。其妻卜以嘉祐元年十月某日。葬君于潤州丹徒縣義里鄉檀山里石門村。又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於人間。猶可伸於地下。於是杜公及君之子。必皆以書來乞銘。以葬君。諱舜欽。字子美。其上世居蜀。後徙開封。爲開封人。自君之祖。諱易簡。以文章有名。太宗時。承旨翰林。爲學士。參知政事。官至禮部侍郎。父諱耆。官至工部郎中。直集賢院。君少

以父蔭太廟齋郎調滎陽尉非所好也已而鎖其廳去舉進士中第改光祿寺主簿知蒙城縣丁父憂服除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樓店務狀貌奇偉慷慨有大志少好古工爲文章所至皆有善政官于京師位雖卑數上疏論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難言范文正公薦君召試得集賢校理自元昊反兵出無功而天下殆於久安尤困兵事天子奮然用三四大臣欲盡革衆弊以紓民於是時范文正公與今富丞相多所設施而小人不便顧人主方信用思有以撼動未得其根以君文正公之所薦而宰相杜公婚也乃以事由君坐監進奏院祠神奏用市故紙錢會客爲自盜除名君名重天下所會客皆一時賢俊悉坐貶逐然後中君者喜曰吾一舉網盡之矣其後三四大臣繼罷去天下事卒不復施爲君携妻子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日益讀書大涵肆於六經而時發其憤悶於歌詩至其所激往往

驚絕又喜行草書皆可愛故其雖短章醉墨落筆爭爲人所傳天下之士聞其名而慕見其所傳而喜往搆其貌而竦聽其論而驚以服久與其居而不能捨以去也居數年復得湖州長史慶曆八年十二月某日以疾卒於蘇州享年四十有一君先娶鄭氏後娶杜氏三子長曰泌將作監主簿次日液曰激二女長適前進士陳紘次尚幼初君得罪時以奏用錢爲盜無敢辯其寃者自君卒後天子感悟凡所被逐之臣復召用皆顯列于朝而至今無復爲君言者宜其欲求伸於地下也宣皇十述其得罪以死之詳而使後世知其所以也既又長言以爲之辭庶幾并寫予之所以哀君者其辭曰

謂爲無力兮孰擊而去之謂爲有力兮胡不及予之歸豈彼能而此不爲善百譽而不進兮一毀終世以顛擠荒孰問兮香難知嗟予之中兮有韞而無施文章發耀兮日星光輝雖冥冥以

掩恨兮宜昭昭其永巫

梅聖俞墓誌銘

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己亥聖俞得疾臥城東汴陽坊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騶呼屬路不絕城東之人市者廢行者不得往來咸驚顧相語曰茲坊所居大人誰邪何致客之多也居八日癸未聖俞卒於是賢士大夫又走吊哭如前日益多而其尤親且舊者相與聚而謀其後事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賻卹其家粵六月某日其孤增載其柩南歸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聖俞字也其名堯臣姓梅氏宣州宣城人也自其家世頗能詩而從父存以仕顯至聖俞遂以詩聞自武夫貴戚童兒野叟皆能道其名字雖妄愚人不能知詩義者直曰此世所貴也吾能得之用以自矜故求者日踵門而聖俞詩遂行天下其初喜爲清麗關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出怪巧然

氣完力餘益老以勁其應於人者多故辭非一體至於他文章
皆可喜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聖俞爲人仁厚
樂易未嘗忤於物至其窮愁感情憤有所罵譏笑諠一發於詩然
用以爲騷而不怨懟可謂君子者也初在河南王文康公見其
文漢曰二百年無此作矣其後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嘗一召試
賜進士出身餘輒不報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鼎等十餘人列
言于朝曰梅某經行修明願留與國子諸生講論道德作爲雅
頌以歌詠聖化乃得國子監直講三年冬給于太廟御史中丞
韓絳言天子且親當更制樂章以薦祖考梅某爲宜亦不
報聖俞初以從父蔭補太廟齋郎歷桐城河南河陽三縣主簿
以德興縣令知建德縣又知襄城縣監湖州鹽稅簽署忠武鎮
安兩軍節度判官監永濟倉國子監直講累官至尚書都官員
外郎嘗奏其所撰唐載二十六卷多補正舊史闕繆乃命編修

唐書書成未奏而卒享年五十有九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
父諱某大子中舍致仕贈職方郎中母曰仙游縣太君東氏又
曰清河縣太君張氏初娶謝氏再娶刁氏封某縣君子男五人
曰增曰輝曰垆曰龜兒一早卒女二人長適太廟齋郎薛通次
尚幼聖俞學長於毛氏詩爲小傳二十卷其文集四十卷注孫
子十三卷余嘗論其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蓋非詩人窮
人殆窮者而後工也聖俞以爲知言銘曰

不戚其窮不因其鳴不躓于艱不獲于傾養其和平以發厥聲
震越渾鏗衆聽以驚以揚其清以播其英以成其名以告諸冥

南陽郡君謝氏墓誌銘

慶曆四年秋予友宛陵梅聖俞來自吳興出其哭內之詩而悲
曰吾妻謝氏亡矣止我以銘而葬焉予未暇作居一歲中書七
八至未嘗不以謝氏銘爲言且曰吾妻故太子賓客諱濤之女

希深之妹也。希深父子爲時聞人，而世顯榮。謝氏生於盛族，年二十以歸。吾凡十七年而卒。卒之夕，歛以嫁時之衣，甚矣吾貧可知也。然謝氏怡然處之，治其家有常法，其飲食器皿雖不及豐侈而必精，以首其衣無故新而澣濯縫紉必潔以完。所至官舍雖庫陋而庭宇洒掃必肅，以嚴其平居。語言容止必怡以和。吾窮於世久矣，其出而幸與賢士大夫遊而樂入，則見吾妻之怡怡而安其真，使吾不以富貴貧賤系其心者，抑吾妻之助也。吾嘗與士大夫語，謝氏多從戶屏竊聽之。間則盡能商確其人，不能賢否及時事之得失，皆有條理。吾官吳興，或自外歸，必問曰：「今日孰與飲而樂乎？聞其賢者也，則悅；否則歎曰：『君所交皆一時賢雋，今與是人飲而歡邪？』」是歲南方旱，仰見飛蝗而嘆曰：「今西兵未解，天下重困，盜賊暴起於兩淮，而天旱且蝗如此，我爲婦人也而得君葬我，幸矣！其所以能安吾貧而不困者，其性

識明而知道理多類此其生也迫吾之貧而沒也又無以厚焉
謂惟文字可以著其不朽且其平生尤知文章爲可貴歿而得
此庶幾以慰其魂且塞予悲此吾所以請銘於子之勤也若此
予忍不銘夫人享年三十七封南陽縣君二男一女以某年月
日卒于高郵梅氏世葬宛陵以貧不能歸也某年月日葬潤州
某縣銘曰

高岷斷谷兮京口之原山蒼水深兮土厚而堅居之可樂兮十
者曰然骨肉雖土兮魂氣則天何必故鄉兮然後爲安

葛源墓誌銘

王介甫

葛公姓也源名也宗聖字也處州之麗水公所生也明州之鄞
後所遷也貫曾大考遇大考也旺累贈都官郎中考也進士公
所起也洪州左司理參軍吉州太和縣主簿江州德化縣分監
興國茶場威武軍節度推官知廣州四會縣著作佐郎知開封

府雍丘縣秘書丞知泉州同安縣太常博士通判建州屯田員
外郎知慶成軍都官真外郎知南劍州司封真外郎祠部郎中
江浙荆湖福建廣南提點銀銅坑冶鑄錢度支郎中荆湖北路
提點刑獄此公之所閱官也州將之甥與異母兄斃人而甥殺
之州將脅公曰兩人者皆吾甥而殺人者乃其兄也我知之彼
大姓也無為有司所誤不然此獄也將必覆公劾不為變此公
之為司理參軍也州符徙吉州行令事他日令始至大猾吏輒
誘民數百訟庭下說變詐以動令如此數日令厭事則事常在
吏矣公至立訟者兩廡下取其狀視有如吏所為者使自書所
訴不能書者吏受之往往不能如狀窮輒曰我不知為此乃某
吏教我所為悉捕劾致之法訟以故少吏亦終不得其意毛氏
寡婦教其子以恩義說之不得即使人微捕得之與間語者驗
其對乃書寡婦告者也窮治具服為私謀誣其子孫距州溪水

惡而歲租幾千萬石舟善敗民以輸爲愁公始議縣置倉以受
輸則官漕之亦便州不聽公論之不已倉成至今賴其利此公
之爲主簿也中貴人擊驛吏取所給過家以言府府不敢刻公
曰中貴人何憚爲吾民而有陵之者吾亦耻之上書論其事中
貴人坐絀此公之爲縣於雍丘也屬吏常有隙於公同進者因
讒之公察其旨不聽以爲舉首此公之爲州於南劍也鑄錢歲
十六萬其所施置後以爲法程此公之爲銀銅坑冶鑄錢也鄂
州崇陽大姓與人妻謀而殺其夫州受賂出之公使再劾劾者
又受賂獄如初而公終以爲不直其弟訴之轉運使雖他在事
者亦莫不以爲寃復置之獄卒得其奸賂狀論如法此公之爲
提點刑獄也甲子四百三十五公所享年也至和元年六月乙
未卒之年月日也潤州之丹徒縣長樂鄉顯陽村公所葬也嘉
祐元年十月壬申葬之年月日也鄉邑孫氏今祔以葬者公元

配也萬年縣君范陽盧氏公繼配也良肱良佐良嗣公子也妻太常博士黃知良曰金華縣君公女也起進士爲越州餘姚縣尉主公之喪而請銘以葬者良嗣也論次其所得於良嗣而爲之銘者臨川王安石也銘曰
士歟以養交兮弛官之不思維公之所至今樂職嗜事彼能顯聞兮公則不晰不銘示後兮孰勸爲瘞

陳比部墓誌銘

陳晉公有子五人其一人今宰相是也公晉公之中子而今宰相第晉公諱恕事始卒在史官公諱某字某九歲用晉公恩守祕書省校書郎晉公薨恩改太常寺奉禮郎服除久之會封禪恩改大理評事監鳳翔府酒稅又會祀汾陰改衛尉寺丞歸以最升知邵武之邵武縣獻文章得試學士院宰相才之議與科名公固辭親在願得進官職也不願得科名從之通判秀州改

大理寺丞歸又獻文音表乞治劇郡得淮陽軍改太子中舍今
上即位恩加改殿中丞是歲賜緋衣銀魚知臨江軍還得睦州
薦者數人天子以公名屬審官又徙知遂州以齊國太夫人疾
辭還改虞部員外郎上便宜數事得引對因自贊天子欲稍進
用之而遭齊國太夫人之喪以去居無何睦州人王稷上書斥
公救前數事服除猶坐是監虔州稅明道元年恩改比部員外
郎通判建州改駕部用舉者徙知吉州坐法免起爲比部監泗
州糧料院又坐法免起爲虞部監饒州錢監復得比部歸羈居
京師久之乃出監江陰軍酒稅道疾病上書自言先臣恕得幸
先皇帝至大臣臣階先臣以得仕屢進所學蒙記識方壯少時
頗汲汲欲自奮收一日之効以率事陛下之分而孤行單立無
黨友之助又薄命不幸數遭小人以見困蹙負先臣餘教辱陛
下器使之恩今老矣念終無以報盛德其心媿耻夙夜憂畏以

故得疾病且死無田園以歸無強有力子弟以養唯男一人世昌去年爲進士得嘉慶院解臣兄在中書奏不得試禮部今當爲遠官去臣匍匐遠甚陛下憐之幸聽臣分司改世昌蘇常間一官以卒養臣天地之賜也臣誠窮即無自言誰當爲臣言者乎書入未報竟卒於江寧得年若干時某年月也夫人某氏子男兩人世昌泉之晉江主簿次世長前死女二人皆已嫁主簿將以某年月葬公某處葬有日使來乞銘初公爲臨江軍先君爲之佐其後二十五年安石得主簿於淮南而凡事之仍世有好義不可以辭無銘也公名臣子少壯得美仕間以文藝自進意自以爲且貴富世其家而遭平世槩以文法持臣下故其材不得有所肆而卒以齟齬窮其感激怨懟往往見於文辭主簿離其藁爲二十卷讀之知其心之所存也而其末分司語尤悲因掇其大槩而存之噫其亦可悲也夫銘曰

於此有木焉一本而中分其材均對之時又均或斷而焚或剖以爲犧尊誰令然耶其偶然邪吾又何嗟

節度推官陳君墓誌銘

人之所難得乎天者聰明辯智敏給之材既得之矣能學問修爲以自稱而不弊於無窮之欲此亦天之所難得乎人者也天能以人之所難得者與人人欲以天之所難得者徇天而天不少假以年則其得有不假乎修爲其爲有不假乎成就此孔子所以嘆夫未見其止而惜之者也陳君諱之光字某年二十七爲武昌軍節度推官以卒自其爲兒童強記捷見能不勞而超其長者少長慨然慕古人所爲而又能學其文章既以進士起家則喜曰無事於詩賦矣以吾日力盡之於所好其庶乎吾可以成材於是悉橐其家書之官而蚤夜讀以思思而不得則又從其朋友講解至於通而後已其材與志如此使天少假以年

則其成就當何如哉然無幾何得疾病遂至於不起嗟乎此亦所謂未見其止而可惜者也君某州之某縣人曾祖曰某祖曰某考曰某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其兄之方爲之上某州某縣某鄉某所之原以葬而臨川王某爲銘曰浮揚清明升氣之鄉沈翳濁黑降形之宅其升遠矣其孰能追其降在此有銘昭之

邵康節先生墓誌銘

程明道

熙寧丁巳孟秋癸丑堯夫先生疾終于家洛之人吊者相屬於塗其尤親且舊者又聚謀其所以葬先生之子泣以告曰昔先人有言誌於墓者必以屬吾伯淳噫先生知我者以是命我我何可辭謹按邵本姬姓系出召公故世爲燕人大王父令進以軍職逮事藝祖始家衡漳祖新父古皆隱德不仕母李氏其繼楊氏先生之幼從父徙共城晚遷河南葬其親於伊川遂爲河

南人先生生於祥符辛亥至是蓋六十七年矣雍先生之名而
堯夫其字也娶王氏伯溫仲良其二子也先生之官初舉遺逸
試將作監主簿後又以爲潁州團練推官辭疾不赴先生始學
於百原勤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牀者數年衛人賢之
先生嘆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遽可已乎於是走
吳適楚過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蓋始有定居
之意先生少時自雄其材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
之事爲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天地之運化
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頽然其順浩然其歸在洛
幾三十年始也蓬車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居之裕
如講學於家夫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
之士人之道路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之德氣
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方畛正而不諒通而不

汗清而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疎之門羣居燕飲笑語終日不敢甚異於人顧吾所樂如何耳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行遊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歡喜尊奉其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多矣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况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爲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言事槩可見矣而先生淳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歟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先生

有書六十卷命曰皇極經世古律詩二千篇題曰擊壤集先生之葬祔于先塋實其終之年孟冬丁酉也銘曰

嗚呼先生志豪力雄闊步長趨凌高厲空探幽索隱由暢旁通在古或難先生從容有間有觀以沃以豐天不憖遺哲人之凶鳴臯在南伊流在東有寧一宮先生所終

壽安縣君錢氏墓誌銘

曾子固

劉凝之仕旣齟齬退處廬山之陽初無一畝之宅一廛之田而凝之囂囂然樂若有餘者豈獨凝之能以義自勝哉亦其妻能安於理不戚戚於貧賤有以相之也凝之晚有宅於彭蠡之上有田於西澗之濱子進於朝廷薦於鄉閭凝之夫妻康寧壽考自肆於山川之間白髮皤然體不知駕乘之勞心不知機撻之畏世人之所慕者無慊焉世人之有所不能及者獨得也其夫婦如此可不謂賢哉熙寧九年凝之年七十有七哭其妻之喪

自爲狀次其妻之世出行事來乞銘余爲之因其言而識之曰
夫人姓錢氏考內駿崇班穆祖考內園使昭晟曾祖考宣德軍
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僖高祖吳越文穆王元瓘夫人色
莊氣仁言勅不失繩墨居族人長幼親踈間盡其宜事夫能成
其志教子能成其效是皆可傳者也夫人年七十有三卒於四
月之庚子而葬於其歲某月某甲子墓在南康軍西城之某原
初以疑之因封壽光縣君再以子恕恩封壽安縣君有子曰恕
秘書丞曰格鄉貢進士皆以文學顯於世女嫁進士徐彥伯太
子中允黃庶孫某某疑之名渙豫州某人今爲尚書也田貧外
郎致仕銘曰

士不苟合安於賤貧其艱其豫絲媿有人維不終窶又壽以康
有續孔戾既庶而臧世迫而求獨優以取世儒以處獨肆而有
士也則然文實作輔考則錢媛尚配千古

事考吏部員外郎史館校勘府君遷墓記 朱熹

先府君諱松字喬年姓朱氏徽州婺源人曾祖諱振祖諱森妣皆汪氏考諱某妣程氏三世皆不仕考妣以府君故贈承事郎孺人府君生於紹聖二年閏二月戊申性至孝有高志大節落筆語輒驚人任政和縣尉承事公卒貧不能歸因葬其邑而遊宦往來閩中始從龜山楊氏門人爲大學中庸之學調南劍州尤溪縣尉監泉州石井鎮循左從政郎紹興四年召試除秘書省正字丁內艱服除召對改宣教郎除秘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尚書度支員外郎兼史館校勘歷司勳吏部兩曹皆領史職如故以史勞轉奉議郎以年勞轉承議郎丞相趙忠簡公張忠獻公皆深知府君未及用而去秦檜以是忌之而府君入方率同列極論和戎不便檜益怒出府君知饒州未赴請間差主管台州崇道觀以十三年三月辛亥卒于建州城南之寓舍在

四十有七所爲文有韋齋集十三卷娶同郡祝氏謹其之女其
孺人後二十七年卒男熹嘗爲佐迪功郎差充樞密院編修官
女嫁右迪功郎長汀縣主簿劉子翔孫男塾塾在女巽父皆幼
府君將沒欲葬崇安之五夫卒之明年遂窆其里靈柩院側時
熹幼未更事寸地不詳既懼體魄之不獲其安乃以乾道六年
月日遷于里之白水戴子峰下熹攀慕號殞痛貫心骨重惟先
君既不得信其志以沒而熹又無所肖似不能有以顯揚萬分
敢次叙姓系官闕志業梗槩刻而揜諸幽且將請之作者以表
其隧昊天罔極嗚呼哀哉

女已埋銘

朱氏女生癸巳因以名叙其字父晦翁母劉氏生四年呱失恃
寸有五適弃珥趙聘入奄然逝哀汝生婉而慧雖未學得翁意
臨絕言孝友悌從母藏亦其志父汝銘毋汝視汝有知尚無畏

新安王生墓銘

元劉夢吉

新安王綱居母喪以哀毀致疾繼而其父病作而綱竟以憂終其師容城先生為銘其墓其辭曰

禮之未制也人或徑情人之未知也禮有失平生制禮之後為學禮之人不俯就之而天禍是嬰如九原之可作將聲言以責生雖然出繼有嗣終養有兄生沒其寧事有過厚薄俗可驚吾當作銘

文寧辨體卷之五十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誄辭

王仲宣誄

魏曹子建

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關內侯王君卒
嗚呼哀哉皇穹神察喆人是恃如何靈祗殲我吉士誰謂不痛
早世卽冥誰謂不傷華繁中零存亡分流天遂同期朝聞夕沒
先民所思何用誄德表之素旗何以贈終哀以送之遂作
誄曰猗歟侍中遠祖彌芳公高建業佐武伐商爵同齊魯
邦祀絕亡流裔畢萬勳績惟光晉獻賜封于魏之疆天開
之祚末胄稱王厥姓斯氏條分葉散世滋芳烈揚聲秦漢
會遭陽九炎光中矇世祖撥亂爰建時雍三台樹位履道
是鍾寵爵之加匪惠惟恭自君二祖爲光爲龍僉曰休哉

宜翼漢邦或統太尉或掌司空百揆惟叙五典克從天靜人
和皇教遐通伊君顯考垂業佐時入管機密朝政以治出
臨朔岱庶績咸熙君以淑懿繼此洪基既有令德材技廣
宣疆記洽聞幽讚微言文若春華思若涌泉發言可詠
下筆成篇何道不洽何藝不閑棋局逞巧博弈惟賢皇
家不造京室隕顛宰臣專制帝用西遷君乃羈旅離此
阻難翕然鳳舉遠竄荆蠻身窮志達居鄙行鮮振冠南
嶽濯纓清川潛處蓬室不干勢權我公奮鉞耀威南楚
荆人或違陳戎講武君乃義發筭我師旅高尚霸功投
身帝宇斯言旣發謀夫是與是與伊何響我明德投戈
編郡稽顙漢北我公寔嘉表揚京國金龜紫綬以彰勲則
勲則伊何勞謙靡已憂世忘家殊畧卓峙乃置祭酒與軍行
止筭無遺策畫無失理我王建國百司備又君以顯舉

乘桴遠涉聞車蟬珥貂朱衣皓帶入侍惟幄出擁華蓋榮榮耀
當世芳風晚藹嗟彼東夷憑江阻湖騷擾邊境勞我師徒
光光戎路靈駭風阻君侍華轂輝輝王塗思榮懷附望彼
來處如何不濟運極命衰寢疾彌留吉往凶歸嗚呼哀哉
翩翩孤嗣號慟崩摧發軔北魏遠迄南惟經歷山河泣涕
如頽衰風興感行雲徘徊游魚失浪歸鳥忘栖嗚呼哀哉
吾與夫子義貫丹青好和琴瑟分過友生庶幾遐年攜手
同征如何奄忽棄我夙零感昔宴會志各高厲予戲夫子
金石難弊人命靡常吉凶異制此驩之人孰先隕越何寤
夫子果乃先逝又論死生存亡數度子猶懷疑求之明據
儻獨有靈游魂泰素我將假翼飄飄高舉超登景雲要子天
路喪柩旣臻將反魏京靈輻迴軌白驥悲鳴虛廓無見藏景
蔽形孰云仲宣不聞其聲延首歎息雨泣交頸嗟乎夫子永

安幽真人誰不沒達士徇名生榮死哀亦孔之榮嗚呼哀哉

哀辭

哀陸長源鄭通誠辭

白樂天

伊大化之無形兮浩浩而茫茫中有禍兮若機之張梁之亂兮
陸受其毒徐之難兮鄭罹其殃惟善人兮邦之紀綱邦之瘁兮
正人先亡謂天之惡下民兮胡爲乎生此忠貞謂天之愛下民
兮胡爲乎生此豺狼我欲階冥冥問蒼蒼蒼蒼之不可問兮俾
我心之盡傷悲夫而今而後吾知夫天難忱而命靡常耶

獨孤申叔哀辭

唐韓退之

衆萬之生誰非天邪明昭昏蒙誰使然邪行何爲而怒居何故
而憐邪胡喜厚其所可薄而怕不足於賢邪將下民之好惡與
彼蒼懸邪抑蒼茫無端而斲是寓其間邪死者無知吾爲子慟而
已矣如有知也子其自知之矣濯濯其陂雖曄其光如闢其聲

如見其容嗚呼遠矣一日而忘

歐陽詹生哀辭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已上皆為閩越官至州佐縣令者累累有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任今上初故宰相常袞為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袞以文辭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蒞其民鄉縣小民有能讀書作文辭者袞親與之為客主之禮觀游宴饗必召與之時未幾皆化翕然詹于時獨秀出來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縣詹始建中貞元間余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閩巷間詹之稱於江南也久貞元三年余始至京師舉進士聞詹名尤甚八年春遂與詹文辭同老試登第始相識自後詹歸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詹又者惟詹歸閩中時為然其他時與詹離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合必兩忘其

趨久然後去故余由於詹相知爲深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辭以方容貌疑疑然其燕私善諱以和其文章切深喜往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朝正於京師詹爲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余爲博士會監有獄不果上觀其心有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爲之也嗚呼詹今其死矣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爲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肯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詹雖未得位其名聲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朋友雖詹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李翱旣爲之傳故作哀辭以舒余哀以傳于後以遺其父母而解其悲哀以卒詹志云

求仕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則旣獲兮祿

實不豐以志爲養兮何有牛羊事實既修兮名譽又光父母忻
忻兮常若在旁命雖云短兮其存者長終要必死兮願不永傷
友朋親視兮藥物甚良飲食孔時兮所欲無妨壽命不齊兮人
道之常在側與遠兮非有不同山川阻深兮魂魄流行祀祭則
及兮勿謂不通哭泣無益兮抑哀自彊推生知死兮以慰老誠
嗚呼哀哉兮是亦難忘

鍾子翼哀詞

并序

宋蘇子瞻

某年始十二先君官師歸自江南曰吾南遊至虔有隱君子鍾
君與其弟槩從吾遊同登馬祖巖入天竺寺觀樂天墨迹吾不
飲酒君常置醴焉方是時先君未爲時所知旅遊萬里舍者常
爭席而君獨知敬異之其後五十有五年某自海南還過贛上
訪先君遺迹而故老皆無在者君之沒蓋三十有一年矣見其
子志仁志行志遠相持泣念無以致其哀者乃追作此詞君諱

裴字子翼博學篤行爲江南之秀歐陽永叔尹師魯余安道曾
子固皆知之然卒不遇以沒儂智高叛嶺南聲搖江西虔守曹
觀欲籍民財爲戰守備謀之於君君曰智高必不能過嶺無事
而籍民民懼且走觀曰如緩急何曰同舟遇風胡越可使爲左
右手况吾民乎不幸而至於急則官與民爲一家夫孰非吾財
者何以籍爲觀悟而止虔人以安其詞曰

崆峒摩天章貢激石致兩確高深相臨悍堅相排凶嶽嶽是故
其民勇而尚氣巧龍斷而其君子抗志厲節敏於學矯矯鍾君
泳于德淵自澡濯貧不怨天賤不求人老愈懋嘉言一發排難
解紛已殘剝吾先君子南遊萬里道阻邈如余未銘木未繩墨
玉朱琢君於衆中一見定交陳禮樂曰子不飲我醪甚甘醴此
濁覽觀江山扣歷泉石步坐禰先君北歸君老于虔望南湖我
來易世池臺旣平墓木握三子有立移書問道過我數我亦白

首感傷重 心傾涕渾是身空虛俯仰變滅過電逝何以寓哀追
頌德人詔 俊覺

此迎楊忠襄墓哀辭

建炎已酉今正虜寇江車駕幸越杜充以宰相總諸道兵鎮江左
前執政李玠供饗事顯謨待制陳邦光守建康充懦不能戰閉
壁莫敢出去玠與麾下數千人降虜北去虜入建康玠先降邦光
亦降通判楊公邦入獨不從大書其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爲
他邦臣授其僕曰持此以見志吾死矣玠邦光擁公上馬野次
俱見虜酋四太子者命之拜公叱曰我不降何拜虜莫敢迫縱
歸明日遣其將張太師諭公授以舊官公以首觸階死求死虜
大驚止之徐曰公所守固高然勢已去矣第歸審思之明日復
來公亟移書其酋曰世豈有不畏死而可利動者幸速殺我又
明日四太子觴二降人於堂上樂作召公立庭下公注視玠邦

光曰天子以若杆城賊至不能抗人不守節更與其燕樂尚有
面見我乎虜敢幅紙書死活二字謂曰無多言即欲死書死字
下則顧旁吏有簪筆者躍起奪而書曰死於是虜皆動色又使
引去明日再以見公遙望四太子遂大罵若夷狄而圖中原天
寧久假汝行磔萬段尚安得汗我虜怒使人疾擊挺交下公罵
不絕以見殺剖腹取其心明年虜去州以事上聞詔贈直秘閣
官其子二人即死旁爲墓立廟謚忠靈公吉州人致和乙未進
士後六十九年建州游其爲吏金陵再拜墓道嗟嘆而爲辭曰
山雲起兮陰陰木嘯風兮蕭森胃荒榛兮頽隄野鳥怨兮清音
噫丙午兮燕女謁薦紳兮多盤繫也桑兮弗戒渝舊好兮開邊
繫生兮召戎兮填大地兮塵蒙梁承平兮百載莽夷門兮廟官我
踰邠兮梁山北游食兮江干擁貔貅兮百鼠紛雅拜兮後先獨
立兮慨陳人白口靖兮此身寧爲鬼兮趙氏肯濕縮兮虜庭肴醴

同余兮獨死汝尸坐兮偷生振英聲兮增下氣烈動兮清寧藥
名義兮身世九鼎重兮一羽輕翳翳兮幽藏頽陽昭兮山荒髮
毛爪齒兮一世同腐廟貌圭衮兮千古之光春秋七代謝勿替
兮蒸嘗

蓉峯處士宋公哀頌

洪武徐大章

今上初天下既定會材興治以建丕圖首起今內翰宋公濂于
金華山中置諸帷幄以備訪問已而職教

東朝旋載筆後首公雄辭鉅筆足以名世而不自以為高博物
洽聞足以服衆而不自以為足故自

上以及在廷之臣莫不加敬不欲一日去左右而公之先府君
蓉峰處士年已八袞矣自念親年日高遠違晨昏乃力懇于朝
飼兮苛哺弗自知兮貌頽握玉麟兮拜犬豕曾莫嗅兮羶腥豈
上憐之予告歸養於是公之去其親于茲三年矣既抵家日奉

觴爲壽父子雖然居無幾何處士竟以遘疾遂棄榮養殆若有
待者則公之急於乞養亦豈偶然哉是其至誠惻怛之心有以
感致如此不然使不得奉湯藥於其親垂歿之時而其終天之
憾爲何如也一夔未嘗獲拜處士而親炙其德容辭氣及考其
潛德與其所以垂祥而委祉者輒自誦曰處士之死可謂有不
死者矣公哀不自已旣自爲阡表復請大夫君子爲文辭以相
其哀敢撫其槩而爲之頌焉處士諱文昭字文靈芙蓉峰處士前
集賢院所錫號也頌曰

倚嗟處士葆貞毓醇氣冲以肅貌和以仁孝以事親誠以接物
暴以義推隣以恩恤維孝則純維誠則壹恩匪勉強義匪矯激
倚嗟處士美集于躬宜耀于時而嗇其逢其著旣厚其發斯豐
是生令子蔚爲儒宗倚嗟處士人孰不死相其攸終與草木比
惟處士之死今聞不已今聞不已惟曰有子寶婺之墟有歸蓉

峯仰止令德與峰俱崇於惟小子曷克形容予以播之用慰孝衷
祭文

祭程氏妹文

晉陶淵明

嗚呼哀哉寒性暑來日月寢踈梁塵委積庭草荒蕪寥寥空室
哀哀遺孤有觴虞其人逝焉如誰無兄弟人亦同生嗟我與爾
特百常情慈妣早世時尚孺嬰我年二六爾纔九齡爰從靡識
撫髻相成咨爾令妹有德有操淸恭鮮言聞善則樂能正能和
惟友惟孝行止中閨可象可徵我閨為善慶自己蹈彼蒼何偏
而不斯報昔在江陵重罹天罰兄弟索居乖隔楚越伊我與爾
百哀是切黷黯高雲蕭蕭冬月白雲掩晨長風悲節感惟崩號
與言泣血尋念平昔觸事未遠書疏猶存遺孤滿眼如何一往
終天不返寂寂高堂何時復踐藉藉孤女曷依曷恃恍恍遊魂
誰主誰祀柰何程妹於此永已死如有知相見蒿里嗚呼哀哉

祭顏光祿文

宋王僧達

嗚呼哀哉夫德以道樹禮以仁清惟君之懿早歲飛聲義窮幾
象文蔽班揚性倅剛紘志度淵英登朝光國贊宋之華才通漢
魏譽浹龜沙服爵帶典棲志雲阿清交素友北景共波氣高叔
夜嚴方仲舉逸翮獨翔孤風絕侶流連酒德曷歎琴緒游顛移
年契闊宴處春風首時長談爰賦秋露未凝歸神太素明發晨
駕瞻廬望路心悽目泣情條雲互涼陰掩軒娥月寢耀微燈動
光几牘誰招衾衽長塵絲竹罷調擊悲蘭宇宵弟松嶠古來共
盡牛山有淚非獨昊天殲我明懿以此忍哀敬陳奠饋申酌長
懷顧望歎歎嗚呼哀哉

潮州祭神文

唐韓退之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服脩之奠祈于太湖神之
靈曰稻既穞矣而雨不得熟必穫也蠶起且眠矣而雨不得老

以簇也歲且盡矣稻不可以復種而蠶不可以復育也農夫桑
婦將無以應賦稅繼衣食也非神之不愛人刺史失所職也百
姓何罪使至極也神聰明而端一聽不可濫以惑也刺史不仁
可坐以罪惟彼無辜惠以福也剗剗雲陰卷日月也幸身有衣
口得食給神役也克上之須脫刑辟也選牲為酒以報靈德也
吹擊管鼓侑香潔也拜庭跪坐如法式也不信當治疾殃殛也
神其尚饗

謹以柔毛剛鬣清酌庶羞之奠祭下城隍之神間者以淫雨將
為人災無以應言賦供給神明上下獲罪罰之故乃以六月壬
子奔走分告乞晴于爾明神明神閑人之不辜若饗若答糞除
天地山川清風時興白日顯行蠶穀以登人不咨嗟惟神之恩
夙夜不敢忘息謹卜良日躬率將吏薦茲血毛清酌嘉羞侑以
音聲以謝神貺神其饗之

袁州祭神文三首

謹告于城隍神之靈刺史無治行無以媚于神祇天降之罰以久不雨苗且盡死刺史雖得罪百姓何辜宜降疾咎于某躬身無令鰥寡蒙茲濫罰謹告

謹以少牢之奠祭于仰山之神曰神之所依者惟人人之所祀者惟神今既大旱嘉穀將盡人將無以爲命神亦將無所降依不敢不以告若守土有罪宜被疾殃於其身百姓可哀宜蒙恩閱以時暘雨使獲承祭不怠神亦永有飲食謹告

謹以少牢之奠祭于仰山之神曰田穀將死而神膏澤之百姓無所告而神恤之刺史有罪而神釋之敢不有薦也尚饗

祭柳子厚文

嗟嗟子厚而至然邪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世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

惟凡物之生不願爲材犧鐸青黃乃木之災子之中棄天脫焉
羈玉珮瓊瑤大放厥辭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表愈
偉不善爲斲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間子之文章而不用
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群飛刺
天嗟嗟子厚今也則亡臨絕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以寄厥
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
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寧敢遺墮念子未歸無復來
期設祭棺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尚饗

祭十二郎文

年月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
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
是依中年兄歿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旣又與汝就
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

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常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在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于汴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于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吾與汝俱少年以為雖暫相別終當久與相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兄皆康彊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且暮死而汝抱無涯

之戚也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彊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也其夢邪其傳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彊者而夭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爲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爲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爲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彊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脚病徃徃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爲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

乎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得撫汝以盡哀歛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天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爲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已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得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

情不可終汝其知也耶其不知也邪嗚呼哀哉尚饗

祭郴州李使君文

嗚呼古語有之白頭如新傾蓋若舊顧意氣之何如何日時之足究當貞元之癸未陽皇威而左授伏荒炎之下邑嗟名類而位仆歷貴部而西邁邇清光於暫覲言莫交而情無由旣不賈而奚售哀窮遐之無徒挈百憂以自副辱問訊之綢繆恒飽飢而愈疚接雄詞於章句窺逸跡於篆籀苞黃甘而致貽獲紙筆之雙買投义魚之短韻媿韜瑕而舉秀竦新命於衡陽費薪芻於館候空大庭以見處憇水木之幽茂逞英心於縱博沃頰膈以清酎航北湖之空明覩鱗介之驚透宴州樓之豁達衆管啾而並奏得恩惠於新知脫窮愁於往陋輟行謀於俄頃見秋月之三鼓逮天書之下降猶低迴以宿留念睽離之在期謂此會之難又授稿紵以託心于茲誠之不謬儻後日之北遷約窮歡

於一晝雖掾俸之酸寒要拔貧而爲富何人生之難信抑斯言而莫就始訝信於暫踈遂承凶於不救見明旌之低昂尚遲疑於別袖憶交酬而迭舞奠單杯而哭柩美夫君之爲政不撓志於讒構遭辱舌舌之紛羅獨陵晨而孤雛彼儉人之浮言雖百車其何詬洞古往而高觀固邪正之相寇幸竊覩其始終敢不明白而蔽覆神乎來哉辭以爲侑尚饗

馮牙文

柳子厚

維年月日某官某以清酌少牢之奠馮于軍牙之神秦定百越漢開九郡自茲編列同于諸華天寶兆亂北方荐役惟是南方久稽討伐藩蠻怙險乳字生聚悖傲威命虐夷齊人黃姓陋孽實恣暴盜僮壯殺老掠彼使臣梟視洞窟以逃大戮今皇帝受天景命敷于有仁凡百凶毒罔不震代齊魚誼殄趙魏顯化溥天之下咸順帝理唯是瑣眇尚恣昏頑致天震怒命底于罰官

臣其欽率邦典統戎干征惟爾有神也愆揚廼職敢告無縱詭類
無劉我徒鋌刃鋒鐔畢集于兇躬鎧甲矛盾咸完于義軀焚煬
蕩沃徃如行虛俾人懷于安以靖離之隅在是舉也徃欽哉無
作神羞急急如律令

崇門文

崇于城門之神惟神配陰含德司其翕闢能收水殄以佑成績
澍雨斯降害于蕤麥野夫興憂官守增惕諸陰旣閉休徵未獲
敬用瓢齋以展周索納其靈氣復我川澤惟神是依式佇來格

祭石曼卿文

宋歐陽永叔

嗚呼曼卿生而爲英死而爲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於無
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此
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嗚呼曼卿吾不
見子久矣猶能髮鬢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而埋藏

於地下者意其不化爲朽壤而爲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九莖柰何荒煙野蔓荆棘縱橫風淒露下走燐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唵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躑躅而啾嚶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鼯鼯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曩乎曠野與荒城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悲涼悽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媿乎太上之忘情

祭歐陽文忠公文

蘇子瞻

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善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爲譬如大川喬嶽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沒也赤子無所仰庇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爲異端而學者至於用夷君子以爲無與爲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爲

得時譬如深淵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恠雜出舞鱗鱗而號狐
狸昔公之未用也天下以爲病而其旣用也則又以爲遲及其
釋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其請老而歸也莫不惆悵失望
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也
奄一去而莫予追豈厭世溷濁潔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
莫之遺昔我先君懷寶遁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因緣
出入受教於門下者十有六年於茲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弔
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緘詞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蓋上
以爲天下慟而下以哭吾私嗚呼哀哉

滄洲精舍告先聖文

恭惟道統遠自羲軒集厥大成允屬元聖述古垂訓萬世作程
三千其徒化若時雨維顏曾氏傳得其宗逮思及輿益以光大
自時厥後口耳失真千有餘年乃曰有繼周程授受萬里一原

曰邵曰張爰及司馬學雖殊轍道則同歸俾我後人如夜復旦
熹以凡陋少蒙義方中靡當師晚逢有道載鑽載仰雖未有聞
賴天之靈幸無失墜逮茲退老同好鼎來落此一丘群居伊始
探原推本敢昧厥初真以告虔尚其昭格陟降延止惠我光明
傳之方來永永無斁今以吉日謹率諸生恭修釋菜之禮以先
師究國公顏氏郟侯魯氏沂水侯孔氏鄒國公孟氏配濂溪周
先生明道程先生伊川程先生康節邵先生橫渠張先生溫國
司馬文正公延平李先生從祀尚饗

焚黃文

日者天子始見上帝於泰壇頒慶宇內凡有列於朝者皆得追
崇其先以廣孝治故我皇考班通九列而皇妣號比郡封聖澤
所加幽顯咸賴熹愚不肖父深不洎之悲祇奉制書徒切哀隕
謹以清酌時羞涓日以告伏惟恩靈對此休命謹告

祭張敬夫幾撰文

嗚呼自孔孟之云遠聖學絕而莫繼得周翁與程子道乃抗而不墜然微言之輟響今未及乎百歲士各私其所聞已不勝其乖異嗟惟我之與兄昭志同而心契或面講而未窮又書傳而不置蓋有我之所是而兄以爲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議又有始所共鄉而終悟其偏亦有蚤所同擠而晚得其味蓋繳紛徃反者幾十餘年末乃同歸而一致由是上而天道之微遠而聖言之祕近則堯脩之方大則行藏之義以兄之明固已洞照而無遺若我之愚亦幸竊窺其一二然兄喬木之故家而我衡茅之賤士兄高明而宏博我狷狹而迂滯故我嘗謂兄宜以是而行之當時兄亦謂我盍以是而傳之來裔蓋雖隱顯之或殊實則交頌而共濟不惟相知之甚審抑亦自靖而無愧嗚呼孰謂乃使兄終在外以違其心子亦見縻於斯而所願將不遂

猶幸死期之未即中語簡編之次第卒誇草樹之深幽謂昔騰
牋而有約盍今命駕以來遊欣此旨之可懷慄訃音而借至考
日月之幾何不且莫之三四嗚呼伯恭而遽死耶吾道之衰乃
至此耶既爲位以泄哀復緘辭以寓奠冀嗣歲之有間尚前言
之可踐嗚呼哀哉尚饗

祭朱文公文

劉潛夫

今天子讀四書傳註追懷儒宗親洒宸翰師垣公爵赫然光寵
昔夫子追王於唐朝而充鄒以下封爵皆後世有司所裁訂未
有議論定於當時褒崇發於獨斷如陛下之於先生者也敢因
舍菜敬奉豆籩以告

文章辨體卷之五十